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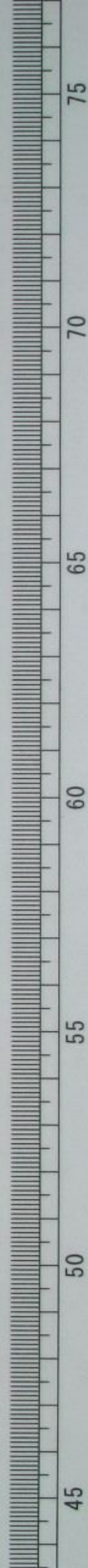
元史

一百七十三卷九

列傳

廿三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30



文庫11
D 284
30

傳卷第六十

元史一百七十三

翰林學士薛大本知制誥無修國史院編修薛大本知制誥薛大本知制誥薛大本知制誥薛大本知制誥

勅修

崔斌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讓授金符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叅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



010190563664

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入見於陳時
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謬論直
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
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
相對帝曰汝其爲我舉可爲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
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
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
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爲相可否衆驩然
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
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

與近臣借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
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
以培克爲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
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
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誦於斌斌
馳請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
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侵徵賦如
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諱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振民
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
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嵩山北抵漢

江築城浚塹以絕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傑
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傑屯民以近地兵多者捕
之民以爲便又議戶部給濱棣青澆鹽券付行省募
民以米贖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餉不
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即馳
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爲宜
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兼行中書省十年詔
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爲河南宣慰司加中奉
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
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向夏海
牙定湖南詔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十月圍
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
軍夜集柵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弛
吾今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塹城爲三周如此則城可
得諸將然之迺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賫芻糈梯其
樓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
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自
語阿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歛兵不進許其來降
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
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

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喻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當如公說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爲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迺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爲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罕兒帝問江南各省撫

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賢謝元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搃撫其細事逗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搆以罪竟爲所言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寃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三人良知威恩孫一人敬皆為大官

崔彥

崔彥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彥言于世祖謂阿合馬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誅乃

各自以為累故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為守門卒隸亦不可謂如叅知政事阿里請以阿合馬襲父職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件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乞阿合馬廷辯帝曰已勅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罷之治黨與繼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別有言也又阿合馬以郝煥割棺戮屍從之尋奉旨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等三公將亦宜詳察近唯御史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

言察於國家有
之弊御史宜從
古十六負相參
部尚書上疏言
人番直上前以
阿合馬擅權臺
隨聲徒取譏笑
外餘皆當問罪
聽阿合馬風旨
而賞罰當四曰
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
今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負今用蒙
歷為宜皆從其言二十年復以刑
行政十八事一曰閑廣言益多選正
可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
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
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旨
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
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庶幾號令明
施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

者儒碩望以重
是者尚多罪同
游子弟用即顯
衡效國子學則
過奏事檢目而
厚者居其任分
窮八曰憲曹無
令以為一代之
門亦非經久之
無以養廉責其
五曰郝禎取仁等雖在典刑若
詞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
勿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
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
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
言上書言立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
云可也 是 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
六九曰言冗若徒省一官員併一衙
東宜參眾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
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

增無俸者特給
既有所養不致
地百姓流移江
豈人之情賦重
業免其後來五
還民官滿替以
與土著一例當
為阿合馬所增
三曰簿錄奸黨
致濫用宜以之
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
藉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
兩邊賊盜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
賦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
十科後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
戶口增耗為無陟其徒江南不
後十二曰凡丞相安童遷
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
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橫
買蓄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

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

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丞相二而
丞改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
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
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
曰阿刺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
出異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
理筭其黨雖無汚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
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
見而後授官疏奏即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

史大夫王昔帖水見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為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下勸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

九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為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或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麥朮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窮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款敵九重腹削百姓為事宜今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

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
仍追宣勅除名為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閑冗不
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
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貫戶多為
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
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
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
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歛民及後置
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顏籍戶之後各投下母
召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

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
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以違政事比者命其參
機務眾皆稱善乞以為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
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榜
掠至死者多人俘掠人財迫逼處女受民財積百五
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
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
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刺丁
滅里斡職納速刺丁滅里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
省言桑哥桑哥曖昧以聞流祚于慈峇孫妻子家財

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詣雲南理筭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爲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倍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爲中書樞密宜早爲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刺丁城里忻者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爲不法措幣鑿鹽課酒稅

不更張漢亂之衝命江南理筭積久遺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闕至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兇黨之爲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蓋闈于領兵爲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令尋薄問而薛闈干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薛闈干仍先奪其職又

一行臺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
重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臣
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
文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咬刺也奴
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
達魯花赤長孫自言不願為錢穀官願備負廉訪司
令木八刺沙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立奉
行但徑自陳獻又曰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無
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京
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辯者李淦本儒人請

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迥舊有按察司要東
木惡其害已令桑哥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
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
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
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
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
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
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
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
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闕里鐵木兒

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或為右丞世祖曰崔彥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王普帖木兒奏近取熙告河間鹽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既沒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夤緣戚屬得久居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朶兒赤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贓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士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掎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橫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鞠明日訪知為禿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王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亦嘗知之其亟禽以來三十年或

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通諸物致
取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徒
之實泉提舉張簡及子乃蠻帶告或嘗受鄒道源許
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
旨就辯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牘袖
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瘦死仍
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
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扎刺氏之家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
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或以久任憲臺乞是也
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言肅
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
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或又
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或居御史臺久又
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幹羅失刺劾去中
丞崔以元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然可事
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獄路
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准行當
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臣行其
職或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曰奏

或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或遂以病辭成宗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為朕少留之閏十二月無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日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元都帶以雪故來後今而復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一年加祭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悠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或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或以是歲九月卒

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川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葉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從學於太學博士義烏施南學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慧出于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以為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顯當置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畧曰二

光并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言生
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彙出於木子族
其黨滕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齊肅鍛鍊以獄
寘潭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會宋亡歸隱富春山江
淮行省及宣慰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等郡教以俱
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
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
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
稱歎及是其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
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立里書

云先生名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
三品秩士名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
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
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

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勅集賢大
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披香殿勞問
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
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
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
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

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脩文可不
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
化所係不宜罷請命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
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
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是時乃顏叛北邊詔李庭
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
輒釋仗不戰遂巡退卻帝患之李密啓曰兵貴奇不
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
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
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天
踏之無不勝矣帝其謀諭將帥果奏捷自是帝
益奇李每罷朝必口見論事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
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
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樞密中外機務臣
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
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
扣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
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
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
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

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弊樽何有其有貪恡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官學

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饑饉穀價騰踴李奏免江淮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糶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饑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避方遠其得之無益軍旅一興費糜鉅萬今山路險巖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

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親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於是桑哥爲尚書丞相顯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事具桑哥傳李維與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會桑哥敗事頗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可爲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抹罪殺叅政郭佑楊居實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門荅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大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

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木禍湖廣沙不下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大鈞考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尚賴皇帝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者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二十九年二月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季既卒而淦至詔以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淦直言帝嘗問兵部郎

中趙孟頫李與留夢炎親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
不然夢炎以倫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
食中書無所可吞李舊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
甚遠然其性剛直久不能容而衆獨愛之也李前後
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
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
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
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燕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
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
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下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
遷至通判贛州事至元十三年世祖既平江南帥臣
故授同知贛州事十四年以平廣南功遷同知吉州
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
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浙行
中書省事俄移江淮尚書省立就僉江淮行尚書省
事江淮在宋爲邊陲故多闕田公楠請置兩淮屯田
勸導有方田日以墾二十五年除大司農領八道勸

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舉弊績用大著効江西
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二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
省叅知政事桑哥既敗而書無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
捕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悅會欲易
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薦伯顏不灰闕里闕里吉
思文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又問孰可以爲首
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
明日拜完澤爲丞相以公楠及不灰爲平章政事因
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賜弓矢及衛士十六
以行三十年復爲大司農得歲匿公私田六萬九千
八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
六百貫帛千五百疋麻絲二千七百日元貞元年進
河南行省右丞釐正鹽法民便之召入覲成宗以公
楠先帝舊臣慰勞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遷
湖廣行省右丞轉漕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
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
年召還朝以卒帝聞甚傷悼之賙贈有加特命朝臣
護喪南歸

馬紹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

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
政事張啓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民
刻石頌德至元十年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
益都寧海饑紹發粟賑之十三年移僉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屬江淮甫定選官撫治遷同知
和州路總管府事民賴以安十九年詔割隆興爲東
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師爲刑部尚書萬
億庫吏盜絨四兩時相欲置之重典紹言物情俱輕
宜從貸減乃決杖釋之河間李移住妄言惑衆謀爲
不軌紹被檄按問所全活幾百人二十年參議中書

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書

年復爲刑部尚書二

十四年分立尚書省擢拜參知政事賜中統鈔五千
緡時更印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言至元鈔
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哥怒曰杜璠何人敢沮吾鈔
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
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
戾乎璠得免拜尚書左丞親王成邊其士卒有過支
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應用兵
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
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

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
丞愛惜漢人欲令餒死此輩耶
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昌
得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
怒為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
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
賦之多寡為殿家帝曰財賦辦
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
史書之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
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
亦不足也事遂

城種首嗜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己有以一區授
紹紹獨不取桑哥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
政府相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桑
哥敗跡其所嘗行略者索其籍關之獨無紹名桑哥
既敗乃曰使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禍
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
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元貞元年遷中書右丞行江
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省明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元史卷六十一 元史一百七十四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無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子監司業濂字伯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一蘇門謂燧嘗暗教燧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尔何以急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不為文視流輩所作雜見其不知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

老第六十一

元史一百七十四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無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子監司業濂字伯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一蘇門謂燧嘗暗教燧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尔何以急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不為文視流輩所作雜見其不知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

燧

燧

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樞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一蘇門謂燧嘗暗教燧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尔何以急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不為文視流輩所作雜見其不知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

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次爾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汝血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嗚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推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以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為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三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錄囚延安逮繫註誤者從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為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爾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核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召爾世祖開官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三迭如漢徵燧故事起燧為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燧子少傳武宗面諭燧燧拜

辭謝曰昔臣先伯父起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蓋脩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數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繫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宋熹凡例之後復取徵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
年徵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之際以前為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徵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為無終徵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為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

元史傳卷之二十一
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為文闕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臣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適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為愧

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為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潘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益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

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壩圻城

郭貫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以孝行見推擇為樞密中書錄
調南康路經歷擢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例格
授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祭御史承認分
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
不遷調蠹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
德初遷湖北道言令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娘
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
西道賑恤飢民有惠政入為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

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省平章政事
別速合徹里帖木兒往鎮高麗十一年召為河東廉
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
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
貫之教也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為吏部考
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尚書帝親書其
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擢淮西廉訪
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
為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營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
祐二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陞左丞相

元史傳卷六十一
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
宣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
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大學士尋致
仕泰定元年遷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以疾
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蔡國公謚文憲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
碑額多出其手云

夾谷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
由馬紀領撒曷水徙家於滕州之奇少孤舅杜民美
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晔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掾
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
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而之奇職文書亦被按
問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
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權之奇僉江南
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僉江北淮東至元十
九年召爲吏部郎中立陟隆澄汰之法著爲令式歲
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蠲騰涌之患之奇言莫若省
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
期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爲皇太子每選

見少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
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為一職詔
集群臣議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掘姦伏
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若彌縫自救之不
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寢又與諭德
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睦
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八曰尚
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會皇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
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
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之可慮識精審月

於大體而不忽細微為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部
自以為不及為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
祖肅為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
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
應奉翰林文字辟為司徒六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
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
是時御史中丞崔彥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
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

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田侍講學士陸學士至六年
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
林為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件讀生以次
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
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頰少請讓之先慶曰
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
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為美德也皇慶元年遷集
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為承旨六年
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尋又入翰林
為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會集議

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廢久典
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為朝廷所
推重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金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宗
宮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絕人篤志于學受業許
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遂於性理而尤以誠為
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為有道
之君子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相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為

齊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
初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
史不赴除秘書監丞出知薊州為政以寬簡得民情
裕宗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
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
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為言
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
增廣弟子負於是尚有尚陞國子祭酒儒風為之丕振
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改元復召為國子祭
酒是除集賢學士兼其職頃之遷大常卿又遷集賢
學士八年葬父還鄉里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
召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
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
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
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
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第
以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臣具教法壹遵
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
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既以年老力請還家
朝廷復頒楮幣七千緡即其家賜之辛酉年八十六賜

謚文正

郝天挺 子休甫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和上按都魯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為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以勲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俛執文字備宿衛春宮裕宗遇之甚厚建省雲南選官屬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陞參知政事又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為吏部尚書尋除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弟旌汝肯言耳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完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慶之治又出為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有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

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
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
詔中書省舉行之尋得均逸于外拜河內行省平章
政事時河南王小憐吉歹為丞相待以禮由是政
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異國公諡文定天挺嘗命雲南實錄
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二十卷行于世字佑字君
小字桑魯別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
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
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為金人所并遂
遷隆安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府參議夜夢謁孔子廟
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今名
既長以文學名辟萬戶府議事官萬戶嚴忠範之兄
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時孔孫以母老不應時汴梁
既下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上存登歌一章
而已世孫居洛陽嘗樂師至日月山觀之至是徐
世隆奏帝宣增樂及文武二舞以備大典因請
徐世隆為太常樂師以奉禮部為之副以董樂

師隸成慶之京師庶名居後漢書為掾及安童為
相尤禮重之授戶部員外郎出為南京總管府判官
時方議不棄樊鄆是急用孔孫謂今以越境私販
坐罪者動以千數宜照舊新之條俾得効或贖死朝
論采之念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湖北道提刑
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怒龔乙建言興
銀利發其墳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三人有司以真圖
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遷浙西提刑按察副
使改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臺
事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復入相言于帝曰阿合馬顯
以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進擢顯位獨劉宣張孔
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
禮部侍郎尋陞孔孫禮部尚書擢燕南提刑按察使
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仍為使蒞治
于大名一以所沒贓糴粟五千斛賑饑民拜命河南
江北行中書省事亡河除六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
學校有獻故河堤三百餘里二太后者即上意謂宜
悉遷錫民從之擢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使因尋獄墮
場民尹執中兄弟誣伏為盜盜平反之召還尹集賢
大學士中奉大夫尚書省書省事丞相完者卒孔孫

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為相會地震詔問
再災之道孔孫堅對八事其略曰臺矣諸國不可窮
兵遠出濫宮放蕩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
賜赦宥獻饗賀貨不可不為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
費財用上一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
為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憲嘉納之賜鈔
五千員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
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必
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
俸祿修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西
掃廡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
顏和禮霍孫與廉希憲等各宜贈諡久之請老還家
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
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
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
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列傳卷第六十二

元史一百七十五

翰林學士張大和制誥蕭修 夏 臣宋濂徐祿等制聖旨 鄧光薦制誥蕭國史院編修官 臣王禕等奉

勅修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
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譙
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
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
曰相業語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
三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

高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孫範卒
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
常况不知出此厚賜而遺之偏及其從者十九年太
平宣徽群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為賊所敗卒
有殺民家豕而奔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
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朝時朝廷言者謂天
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張瑄領
海道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珪珪曰見上嘗
自言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
得不罷命為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言珪尚少
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家為
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鎮國
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三
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郵孤貧罷
冗官然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符御史換文階中
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
餘人所史胥徒數百微藏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
將發之事干行者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
遺近臣妄言珪有辱勝事且沮鹽法帝遣言禁治之

行行者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
密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
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
異之發其日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
必罰裁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
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
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
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
中丞洵洵中丞久闕方議擇久仁宗時在東宮曰必
得真中丞惟張瑄可即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
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太皇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
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
悟移徙大明既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
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為
所欲以袍袂面頰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
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徵政院使
失列門請以洪城軍隸典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
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
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

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安在弄
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讓正之皇
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魯
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
別薛無功不得為外執政車駕度居庸失列門傳身
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劄甚與歸京師明日遂出
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
病篤告遽歸帝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
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
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廬墓寢甚愛

三年六月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作壽至治二
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
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
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起珪
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既復為丞相以私怨
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
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尋
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
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揚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
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母使朝廷終失之也

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三年秋
八月御史大夫鐵失既行弒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
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既皆伏誅
鐵木迭兒之子治書侍御史鎖南獨議遠流珪曰於
法強盜不分首從發冢傷尸者亦死鎖南從弒逆親
斫丞弼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誅盜竊仁廟神主
時叅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
以叅政遷左丞姑曰叙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
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奉定元年
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神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
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
與左若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國之
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
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
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
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童奸惑蒙蔽
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
險深陰謀業出專政十年几宗感并已著巧詐危間
陰中以法意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贓敗詔附權姦
失列門及嬖幸也星失彗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

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入中書當英廟之
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為茲誣殺蕭揚等以
快私怨天壽元由失列門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
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燕上抑下杜絕言路
責言器器或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
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群邪並進如逆
賊鐵失之徒名為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
繫先帝信其益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
成殺逆其子鎮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則
幾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紿所
諸子尚在京師實緣再入宿衛世祖時既合馬貪
敗事雖死猶正其罪况如鉄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
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鐵木迭兒家產遠竄其子孫外
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
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
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事諸王
按搆不花字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元魯思不花
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
勿復舉臣等議言法殺逆元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
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殺逆

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榜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
作威言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
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
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觀幸
赦恩報復讎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
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
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使脫脫
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
既縱肆將無忌憚况今死者含冤或恐其
不期此憲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
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即烈前
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
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
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遠鞠
服實竟原其罪輦較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
不為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為政古人有
言一婦銜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
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鞠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
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

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將要相買大抵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蠶盡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甫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寧經年達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足四年所入之數足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蠲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為重典此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剽竊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

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
興修流言喧播群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
信其初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又有冤抑
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住中
丞楊朵兒只等在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分賜
大闡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
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
即與再罹斷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
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
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
此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逼米太醫妻女故省門外
劫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以上部為辭竟
就鞠鞫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歎何以取則四方
巨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以之臣等又
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公盛夏宜命會臺選官審
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議違誤利病宜
命行省行臺體允興除廣海鎮戍卒戾病者給病食
藥力死者天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
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六安海及恩
州珠池始

始

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違言利分營戶

七百餘家

路之糧三年一無僅獲小亦五兩六兩

入水為星

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為民其後同知廣

州路寧塔

况等天賦利於失列門初設提舉司監

奉廉訪司

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內正少鄉

請志罷遣

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充吉思

獄逆之變

以無罪死未幾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

以言事錮

項死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中

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其實以聞政出多門古又

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真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

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為治之要莫先於安

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負世祖設官分職

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陸躬設日積月增雖

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寅緣保祿姑息中

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

署儼政院新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

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後

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異矣

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
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初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成
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
得盡入常選累朝幹耳朶所立長秋永徽長寧寺及
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
天地感元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
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員有三大德
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
年即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冒
作佛事指以籌卦欺誅奏請增修布施齋齋自稱持
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
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
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
矣凡所供物悉爲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
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旣行不修潔適
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
求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
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
名日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
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

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後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
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
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
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
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
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閹端赤牧
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
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
黎果百害蠶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芻豆瘠
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欄
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以監察御史及
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
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爲令兵戎之興
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
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始者劫殺
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
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
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邊
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

瞻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
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
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久任土著茲吏
為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
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
忿農民窘窳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
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
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
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為令國家經費皆取
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為相

欽遣使括勘兩 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
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徵名興利農流徙臣等議
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
田畝之稅悉除之祖之制凡有四者悉役之民與
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為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
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畢正主首之屬遠今流
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置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
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
役之著為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
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與之官寺宜清淨絕俗為

心譎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
道素班講主之徒傷人逞破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
俾奉祠典豈不棄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
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賞功勸善又主大柄豈宜輕
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舉甚愛章未
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
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
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逆互奏請要求賞賜
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產業似此無
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啓律門臣等議非大
功勲勞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臣等
所言穢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
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
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
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
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
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
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
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
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

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秦定二年夏得旨
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
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
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
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賦之拜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
誠痛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
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以蔡國公印珪
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
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
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儻有大志博學強記
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接從遠近爭從之一
時名人商榷王傳文皆析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
天機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嘗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
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為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
行擢文臺文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
楊吉下一見奇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

毫不及擢册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
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
進時武宗仁
宗崇末出閣繼仁裕聖皇后末名儒輔
導有薦者曰
布衣者有宰相宜命為太子師傳大德元
年武宗撫軍
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
所進益成宗
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
嘗一造其門
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
侍昭獻元聖
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
從在懷州四
年歲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
是上下益親
每進言曰死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
兄在朔方大
母有居外之憂陛下當迎奉意旨以娛
樂之則孝悌
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
膳婉容愉色
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
王得失成敗
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
論事忠愛懇惻
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
切明白厥後仁
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居端
拱以成太平之
功文物典章號為極盛嘗與群臣語
握拳示之曰所
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
也其講學之功
如此者實孟啓之也成宗崩安西王
阿難答謀繼大
統成后為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
和中書左丞相哈

初哈孫春刺軍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
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
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還宮處以折
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得也仁宗猶豫未
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為還則殿下母子
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
社稷之福乃幸太后還都時哈刺哈孫稱病堅卧仁
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
祥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脉眾以為醫乃不疑之
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
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
決惟曲出伯鐵不兒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
璽在手四衛之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
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
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合入國稱兄謂武宗也
孟曰群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入造內庭以大
彼為殿下用何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
太子至彼安肯兩

手進璽還就藩
矣且危身以及
得時弗為非智
萬全仁宗曰當
于市者召之至
其吉乃入筮遇
睽乾剛也睽外
事也飛龍在天
廢也厥宗噬膚
不乾事乃睽也

謂大同時不
馬孟及諸臣皆
來就之至殿廊
北迎武宗中外
事孟又在民間
遠近無不悅服
變事定乃言于
驚輿在道孟未
遂逃去不知所
難之初定也本
大觀非孝也遠禍難於大兄非悌也
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伏羲而動事必
以上决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
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
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
也以剛處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
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形且劓内允
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
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

謂大同時不
馬孟及諸臣皆
來就之至殿廊
北迎武宗中外
事孟又在民間
遠近無不悅服
變事定乃言于
驚輿在道孟未
遂逃去不知所
難之初定也本

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
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孫自東掖
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
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
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
然特抑絕僥倖群小多不樂孟不為
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
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
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内
孟嘗觀皇帝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

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
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回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
感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邪仁宗
從容起謝曰願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
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
知其變於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即命搜訪之得之
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
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
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

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

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
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爲已
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
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
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
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
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
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僧
道士旣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寃死者復
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

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下爲裁制乃更相汲引里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爲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聞聖人之道過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無一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蓋以爾輩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嘗語近臣口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

還母及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
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
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
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
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
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
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
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
廷策進士為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又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在事之詳文
推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入
侍宴間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
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已讒搆誣謗盡
收前後封拜制命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麥來
其必辭因中書之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
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時鐵
木迭兒子八爾查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彼不
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
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

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九年卒御史
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謚文忠
五字量閔廓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
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
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爲文
有奇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書家
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爲鐵木
迭兇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
同知樞密事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過人有遺褚
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
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然誦夜則閉戶張
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游京
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爲禮部令史仍薦
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
歎曰此真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遷授堂邑縣尹人言
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
舊盜之胡望泰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

為查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
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實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仁宗在東宮召為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浩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時相

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多二曰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薄七曰偉門太多八曰風俗太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稱待制復搆以罪罷之有臺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始召時其縣遠魯花亦嘗與之有隙平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以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

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忌報
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
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
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
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
闕庭之嚴言掖之還允當
所說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
儼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
外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
惟其直後以父老乞養
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尚
平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
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曆
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既聞
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
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
三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
黍自生黍又大喜時斗米直
錢即不用諸庫煥易則豪猾
可得民夫困乃檢庫中未毀

敬儼

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
其為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
勿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
紳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
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
得干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
所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
母至順二年贈撫誠宣惠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嘉靖十年刊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
金官至叅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
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
其仲子也幼不為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
郭良弼薦為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於廣平
王月呂祿郡演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
未赴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為海運萬戶豪縱不
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
誅權貴多以賄敗連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

嘉靖十年刊

正史列傳卷六十一

二十五

主事改集賢司直會胡相有警丞相哈刺合孫荅刺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觀釁甚稱旨意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邵守子當以廕補官繼毋訴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既黜而復收用者參預官巧佞與相比周以黷貨撓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擊事聞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思蘭海牙偕行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七月遷中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而得官者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前留主者置不發儼按之以輸邊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已而父卒既終喪復入御史臺為都事中丞何某與執政有隙省議欲覈臺選之當否儼曰邇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別之邪語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爭政事聞儼曰省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小故忿爭而瀆上聽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敗儼亟遣官決其事及其寅緣近倖奏請原之命下已無及矣武宗撫軍北邊成宗昇選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鞠問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偽為警報馳驛入

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
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
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
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
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至大元
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
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
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
汚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
叅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其戶別
弊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為已非宰臣事
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為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
弊政儼言遷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
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
太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
有司發其奸贓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後郡大火焚羨
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餒取憲司廢堂材木及諸路
學廩之羨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舊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並緣為
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

遂簡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澂金陵楊剛中為考試
官得人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侍御史不赴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
月召為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脫歡
春剌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贓敗儼一日五
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
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
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諭之曰
事非由汝汝真復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
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所義及所履
履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康卿而不名其見禮遇
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久多冒
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
臺臣亦以為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為令六年告
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療儼以其鄉在近所恐復徵用
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元年除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
為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
徵為集賢大學士崇祿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

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九月帝特署為中政院使後
賜酒召之乃與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為差吉日使視
事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
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
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亦罪衆賴之獲
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劄書
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祿柰何汝嘗
當清白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贈翰林
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諡文忠自強朝
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叔祖

鉉真六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為中都提學
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今行于世

列傳卷第六十三

元史一百六十四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康撫翰林承直郎無國學院編修官臣王禘等奉

藿

曹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問學至元中歷仕爲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徇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讞得其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訪使王保交薦擢拜西臺御史

元史列傳卷六十三

曹伯啓

改都事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建祠立
學以表其績朝議是之涇陽民誣其尹不法伯啓覈
實抵民罪四川廉訪僉事闊闊木以苛刻聞伯啓糾
黜之延祐元年陞內臺都事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
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
爲父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
雖甚怒莫之奪也寔平尹盜官錢鐵木迭兒欲併誅
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擅殺起邊釁朝廷
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啓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啓
怒兵往則彼驚將致亂乃遣令史楊鵬單騎往諭新
帥備得其情止奏坐前帥擅興罪遣民以安大同宣
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爲欺罔累
賊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爲之游言最
後伯啓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蜀官錢雖死必徵
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
官爲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爲鈔五
百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即列上與免之出
爲真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甚安之延祐五年遷司
農丞奉旨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
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

失者有罰歸報著爲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
楊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
加論可也今訟寃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俄去位
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
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
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迺劾臺臣
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爲之悚聽俄拜集賢
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言
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
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
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泰定
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矚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
伯啓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名士尤多爲
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呂思誠姚綬雲南僉事范
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具其事書
于太史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在
進擢風憲其好彰善率類此天曆中起伯啓爲淮東
廉訪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唱
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
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

享卒于毗陵伯啓往拊之明年二月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藁續集三卷行世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

李元禮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性莊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太祝陞博士定撰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尊謚稱頌功德體製溫雅請謚園丘升祔太室禮文多其所詳定元貞元年擢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

幸元禮上疏曰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未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貴民有不聊生者矣伏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

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今
上登寶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兢業持盈之日
上位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
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
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
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珠玩
奇寶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而一心致敬亦不
為怒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昭受
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
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順神上以
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
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
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或不合詣架閣
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為
失言謗佛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齎其章勅右丞
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
而讀之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
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帝在時嘗許為之非汝
所知也或與萬僧面質於完澤不忽木抗言曰他御
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完澤等以章

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
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以疾卒贈亞中大夫翰林直
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

王壽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嗜學長以通國字
為中書掾既而用朝臣薦入侍裕宗眷遇特異至元
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陞吏部郎中二十
四年分置尚書省遂革二十八年罷尚書省歸中書
復任吏部郎中以壻康里不忽木柄用當道即自免
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建元貞二年出為燕南河北

三年授集賢直學士秩滿就陞侍讀學士俄擢御史
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二月召壽奉香江南徧祠
嶽鎮海瀆密旨去歲風水為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
採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
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
治體者居風憲天交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
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
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
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

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直安童伯顏等為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贖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元

正 年尚書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

年夏遷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贈銀青榮祿大夫正章政事上柱國制國公謚文

王倚

王倚字鞠臣其先東萊人也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為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為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宸宮時倚年弱冠在禁中儀禮獨偉大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何服勤守信遠見信任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河文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而湯沐亦乏地廣事繁當有統屬乃拜倚工部尚書行在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儲用司堂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心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宰相苟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授

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諡忠肅子二人鵬異樣總管

府總管

劉正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吏遷尚書戶部令吏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遠近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遠繫何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及不決正察其寃遍問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金文契七紙適合其數

驗其字畫皆司庫立德... 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 悉得誅銀辛既伏辜而... 寔院令吏摩揀中書十... 去歲至居庸關守者告... 進而郭益後至者益怯... 白金符充數賞三者告... 以為歎罔欲詰治正曰... 命豈不可乎帝釋之十... 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 具阿合馬復遣北京行... 治之竟寘二人于死正... 司員外郎十九年春阿... 為左右司員外郎三月... 相復為左司員外郎謁... 叅政治喜魯丁等偕至... 馬能無罪乎正曰臣未... 車駕還內俱械繫于關... 復械繫正于拱衛司火... 魯霍孫曰上嘗謂劉正... 衣白

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二十年春樞密院奏為經歷陞參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桑哥既立尚書省擢為戶部侍郎陞戶部尚書嘗舉覈河間鹽運官虧課事幾陷于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桑哥敗完澤為丞相復擢為戶部尚書陞參議尚書省罷仍參議中書省事湖南馬宣慰庶子因爭廕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同知子求為兩淮運使正知其不稱弗與張遂作飛語搆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廕事在左司參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寧無私乎正辨折明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為侍御史中書省奏為吏部尚書已而復留為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右丞忙兀突魯迷失請征緬正以為不可俄俱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旬寨遠者季秋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拆闕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

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貳二百七十萬索
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貳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
千錠七年秋還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
十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為中書左丞陞右丞二年
立尚書省懇辭還家仁宗即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
正詰闕言八事一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
正四曰貴名爵五曰正官符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
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集議行之仁宗初政用
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
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議經理
在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
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變理非其人姦邪蒙
蔽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
變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忽都不丁
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感否時政可還諾之正言臺
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孟搃省
竟如忽都不丁言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權
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平章
忽都不丁等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
也事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

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忠宣子秉德官秘書監丞歷
兵工二部侍郎出爲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廢爲中書
架閣管勾累官工部尚書致仕

謝讓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爲義軍
千戶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爲吏補宣慰司令史
國兵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爲令史調河
間等路都轉運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悉除
其名以丁多寡爲額輸鹽其後多顧舊戶代爲煮鹽
而額錢甚薄讓言軍戶既落籍爲民當與舊竈戶
優既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戶必
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鹽由是
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
甲乙以均之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
刺哈孫答刺罕可爲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
可爲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
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既歎服詔令
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
振大德間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爲都事允御史
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決于讓入爲中書省右司都

事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飢乞糶鄰郡
憲司懼其販鬻為利閉其糶事聞于朝讓設法立禁
閉糶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授宗
正府郎中權監察御史遷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出為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聖訐等
屢相讎殺為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寬
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
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攜
其黨湖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稅讓極言
其非便遷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地

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
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
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
遠運公私便之至大元年轉戶部侍郎時京倉主計
吏以倉廩多罅漏惟久雨米壞請覆糠糶其上因探
諸米中以給內外工人及宿衛者讓察其奸以藁結
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臺治書侍御史三年拜治
書侍御史未上改同僉樞密院事尋遷戶部尚書仁
宗在東宮以讓先朝舊人召見賜酒以示眷注四年
改刑部尚書仁宗即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

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
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
曰老尚書誠不飲也初尚書省柄臣構殺留守鄭阿
爾思蘭籍其家中外寃之尚書省罷未有直其寃者
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產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決
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
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校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
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
視之曰吾署也其寃厚多類此讓上言古今有天下
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人使吏
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嘉納之乃命中書省纂集典
章以讓精律學使為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
六襲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掾不如程者令下
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
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于宰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
刑曹獨得不責稽違拜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未幾拜
西臺侍御史命甫下詔罷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
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
叅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憲穆子好古奉政大夫
尋實司提舉

韓若愚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道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尋陞經歷出知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爲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寃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中提舉諸路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即位故事凡潛郎官吏不次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爲令皇慶元年遷內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蓋不非之衆以爲然遂輕其刑時叅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爲繼命若愚叅議中書省事歲木迭兒爲右丞相以憎愛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已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戶部尚書延祐六年命理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叅議中書省省事丞相鐵木迭兒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三年詔雪其寃泰定元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湖廣省叅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留爲

侍御史時左丞相倒刺沙擅威福以事誣侍御亦憐
等下樞密獄無敢言其寃若愚以計奏左丞相倒
刺沙為右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
河南省左丞會文宗平內難若愚畫策中機帝嘉之
進資政大夫天曆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九月
以疾卒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貞肅

趙師魯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縣人父趾秘書少監贈禮
部尚書師魯為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
祐初為興文署丞五年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為御
史臺掾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
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奇之及典銓選平允
無私人無不眼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咸著
能名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
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
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
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為樂師魯上
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
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遠

命罷之賜師魯酒一上尊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
忠直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
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
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
反未嘗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倒刺沙
雖剛狠亦服其敢言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
蔭其官而執政者爲之地師魯駁其非事遂止遷樞
密院都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陞奉政大夫叅議樞
密院中遷樞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
持旨起爲同僉樞密院事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爲
樞密判官持節治四川軍馬論上威德大閱于郊實
簡有法士卒懷其恩信未幾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
樞密院復奏爲其院判官久之出爲河間路轉運鹽
使除言興利法度修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厨傳贈
遺之費寬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暇日又割
己俸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
春秋釋奠上稱之師魯由從官久典金穀每鬱鬱
不樂疾篤去官歸京師至元三年九月卒年五十有
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清

劉益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年以年勞授仕郎內宰司照磨監建興宮又調承務郎壹信果令未幾陞奉訓大夫內宰司丞奉中旨徵河燕民運糧德溫輒平其價令出鈔以償民甚便之復陞勅列大夫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嶽瀆比還遷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不擾遷甄用少監陞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復陞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以價不時得施相觀望德溫下令糴入價出吏不敢為弊者罪之於是糴不踰期而集轉大司農承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言典禮集為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為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為害有司咸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後竟以不道伏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阿三請于朝謚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為廟以祀之而祠豈猶未具

也德温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
廟額曰聖清士論避之至順四年卒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
侯諡清惠

尉遲德誠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仕
金為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在
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救瘞之帶孫
令佩金符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
父罷仕至潞州知州德誠一歷亡
太子率更丞王大元年改唐事院都
事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以為謹恪
常賜賜帛得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
嘗語人

不種而萌偶出一莖雙穗眾以為嘉禾
隆家令四年選為河東山西道宣慰司
同知擊姦吏寬稅斂上計京師入見
帝方食賜以餽餘擢工部尚書未拜
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
遷京畿都漕運使二年拜遷東道肅
政廉訪使上疏言事其略曰勞諸王
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
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
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
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極鈔
法裁冗官等事未報而卒年五十三

秦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後徙廣平深水縣曾大
父當金季兵起窾山麓爲洞奉其親以居傍窾大洞
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
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
兵間學言無從得帝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
前去更書年十七曾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
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是時尚書省專
制更張起宗持文嚴密無所泄仁宗即位罷尚書省
書中書史累遷太子宗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
輔導德義財賦非所司也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
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訛災起宗微
行得實人以爲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
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
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
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其後八番歸還無敢
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
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劾中
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
見謁辨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
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

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
又劾閩憲卜有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
流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
卷遷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
治之爾出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
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亟使歸之凡
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
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
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謚曰
肅子四人鈞銓鐸鏞鈞西臺御史鏞廷

侍奉第六十四

元史一百七十七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禱追敘其奸欺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憲諭其賊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

張

張思明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禱追敘其奸欺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憲諭其賊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

丞相曰正由舍人選為掾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明日
擢為大器路洽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
省都事元貞元年召為中書省檢校六曹無滯案遷
戶部主事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秤法思明
以惑衆不用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
憚涉險不行思明請升等以優之因著為令五年轉
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賢司直十年除江浙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十一年春兩浙大饑首贊發廩賑之至
大三年遷兩浙鹽運使未上入參議樞密院事改中
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再受兩浙鹽運使歲

是我希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二年召為戶部尚書
延祐元年進參議中書省事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
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實其第五品思
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
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忌隳祖宗成
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崇已許
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慮提舉不與
崇官又之近臣疾其持法曉直曰構讒問出為工部
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慢乎對曰

勳鼓如初帝嘉嘆之命授宣政院副使五年除西京
宣慰使廣北或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為變思明感惠
並行造境乃安因疏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帝勞
以端視上尊會立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議益堅
帝詰之曰庶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
曰無有也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
臣事者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
汝為最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拜思命中書參
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
來朕注愛故朕用哈散言復起汝未幾拜左丞相
崩英宗宅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日甚大臣不附
已者中外洶洶思明諫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
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
而不至將柰之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帖木迭
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監察
御史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言強諫帝
震怒殺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事屬
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以來未嘗殺
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
輕典及拜住為左丞相與帖木迭兒各樹朋黨賊害

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子
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文宗天曆
元年起為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撥
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定振之吏白周崇所入已輸
京師當回咨中書思明日陝西飢民猶在涸轍往
復踰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
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贖之二年復以中書左丞召入
覲慈仁殿敷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足國之道因以
衰老辭帝未允明日即移告去重紀至元三年卒年
七十八公思明平生不治產不畜財反言二萬七千

若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贈推忠
治守我功臣依前中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謚貞敏

吳元珪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
珪簡珪好深沉之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
家庭之所授受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
後衛經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
大都萬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奇其速
擢樞密都事陞經歷掌從同知樞密院事俺伯造西
蕃鎧甲帝問其制度元珪應對詳明帝益奇之初江

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營萬戶府設
官有差左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
建二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
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
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
必以聞於樞府尋陞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戶用軍士
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
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參議中書省事大
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
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請
謁悉皆謝絕三年宣撫燕南勅貪吏若干人遷工部
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
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
之息六年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參
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以金幣連結當
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而江浙省臣
爲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即位由僉樞密院事
拜樞密副使詔元珪二十餘人議政中書若惜人力
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元

負易封贈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
 以實邊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飢寒
 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
 帝在軍中即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
 二百五十兩只孫衣四襲仁宗即位詔元珪與十六
 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
 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覆之法當益
 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
 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其論固爭月餘不
 能能後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召
傳 諭陽諸郡復為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帝曰
 卿先朝舊臣宜在舊服特加榮祿大夫賜鈔五千緡
 詔奏二襲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
 餘田悉貢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能加
 以有司頭會箕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
 不測非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爾軍士之田
 並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
 帖木兒不花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
 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
 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

軍官襲職惟傳適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
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起商議
中書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祿大夫河南等處行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簡三年復加推
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張昇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人學
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辭
至元二十九年用薦者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預修世祖實錄陞應奉翰林文字尋陞修撰

有令遷六官... 六臣承中... 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

宗廟昇曰在... 將何言議... 酌時... 儀院... 京言於其家者... 大家姓... 更... 竅執遣使... 曰事固類...

免寬濫舉重得罪不避乃坐... 奏為移文報
吳入... 遠者言歲直... 子六... 其占為兵
履歲... 丑其應在吳分野... 列... 俗禦計昇
曰此... 言... 息... 母... 用... 或... 民... 敢... 并... 其... 無... 稽... 衆... 論... 躓
之部... 使者... 舉... 治... 行... 爲... 請... 議... 不... 陞... 江... 西... 行... 省... 左... 右... 司... 郎
中... 除... 紹... 興... 路... 總... 管... 勅... 大... 德... 至... 大... 間... 越... 大... 德... 且... 疫... 厲... 民
死者... 殆... 半... 賦... 稅... 盡... 課... 責... 里... 胥... 代... 納... 吏... 並... 錄... 爲... 最... 害... 富
家... 昇... 爲... 証... 于... 簿... 籍... 白... 行... 省... 獨... 之... 前... 守... 有... 爲... 江... 西... 行... 省
參... 知... 政... 事... 者... 年... 代... 者... 祿... 米... 有... 際... 欲... 內... 之... 異... 移... 于... 江... 歲
輸... 海... 運... 糧... 布... 囊... 二... 萬... 俾... 知... 興... 製... 如... 數... 民... 患... 苦... 之... 不...
... 守... 兩... 歲... 例... 如... 此... 蜀... 州... 間... 昇... 言... 帝... 非... 越... 土... 所... 生
... 實... 吳... 等... 於... 越... 無... 與... 車... 上... 卒... 罷... 之... 昇... 既... 謹... 於... 編
... 文... 果... 於... 去... 民... 瘼... 故... 天... 心... 悅... 服... 歷... 湖... 北... 道... 廉... 訪... 使... 江
南... 行... 臺... 治... 書... 侍... 御史... 召... 爲... 參... 議... 中... 書... 事... 改... 樞... 密... 院
判... 官... 尋... 復... 中... 書... 參... 議... 至... 治... 二... 年... 又... 出... 爲... 河... 東... 道... 廉... 訪
使... 未... 行... 三... 治... 書... 侍... 御史... 明年... 出... 爲... 淮... 西... 道... 廉... 訪... 使... 泰
定... 二... 年... 三... 陝... 西... 行... 省... 參... 政... 事... 加... 中... 書... 大... 夫... 尋... 遷... 遼
東... 道... 廉... 訪... 使... 屬... 宋... 平... 大... 夫... 民... 多... 有... 瘡... 昇... 請... 發... 海... 道... 糧
十... 八... 萬... 石... 鈔... 五... 萬... 緡... 以... 賑... 飢... 民... 且... 勸... 其... 織... 朝... 廷... 從
之... 民... 得... 全... 活... 者... 衆... 時... 昇... 召... 拜... 侍... 御史... 天... 曆... 初... 出... 爲... 山

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定戒以為答是日即
待吾以生完旅是宗民之由是民皆安之至六賜尚
諷文幣以賞其功益年召為太常院副使兼表贊神
御殿事除河南省左丞復遷准西道廉訪使尋年六
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元二年復起為集賢侍講學
士文宗眷待之意益隆元統元年賜即首詔在
廷者文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上尋尋兼經
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其書賜金
綵文袍以寵其歸明年以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
知經筵事召賜上書尋以疾辭不許

臧夢解 陸厚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
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入匠
提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制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兼儒
吏可試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知海寧
州時准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
真廉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
然尤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

增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畝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
畝者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爲諸州縣
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
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薦之二十七年夢解滿去者至
是已五年矣屬江陰饑江浙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
不爲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
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苟宗道聞而躉之舉其名
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議大夫
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
至而夢解咸遍歷焉遂按閩賓州藤州兩路建
赤與九貪官姦吏置于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
邕州黃震被誣賊罪及藤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凡兩寃
獄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
李侗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
賊罪而一追澄清六年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九年
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是旣老且病乃納祿退
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後至元元
年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然不以迂腐而敏於
政事其書守尤爲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
鑑一卷夢解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

皆曰魯山先生云同時有陸庠者與晏解齊名監察
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于朝庠字仁重江陰人
也自幼以孝文聞至元間丞相伯顏以師南下庠是
時年未冠而志強氣銳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
遂不涉其境鄉人義之伯顏奏授為同知徽州路總
管庠事以廉能擢置臺憲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
使陞浙西廉訪使所至以黜賊吏洗冤獄為已任且
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卒賜諡

顯字仲明其先居廬龍有各山者仕金為顯克監
軍太祖得之以為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
州遂為清州人顯幼穎悟日記誦千言稍長游京師
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
國語顯兼習之安藏乃薦顯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
說書於是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顯從行日開陳以
古聖賢居業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內難以迎
武宗顯皆預謀及仁宗即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
大學士祭祿大夫仍宿衛齊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
之行顯贊助之力尤多顯時伺帝燕間執取聖經所載

大經大法有切滋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
群臣入奏事望見顯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
矣顯以父年老力請歸養清州帝特命顯長子孝伯
為知州以就養顯固辭乃以孝伯為州判官帝欲用
顯為中書平章政事顯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
乏經濟之畧一旦實之政塗徒逐臣社臣願得朝夕
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
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為集賢大
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員蠲儒之
舊役文宗皆嘉納焉顯先後居集賢署薦為士瞻累數
許之者顯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
帝元統初顯扈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
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
言無隱顯頓首謝不敏顯每集議其言無不對切後
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七十至
正十四年贈樞密直學士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進封荊國公蓋文忠
顯出入禁闈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
因其為後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
人上天下無有怨尤歐陽玄為國子祭酒與顯同考

府所奪魯按圖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為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魯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魯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魯入獻方物帝封遺愛為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魯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旨令魯再使安南南使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馬弓矢器幣以禮部郎中陳孚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魯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館既而請開雲會門入魯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燁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燁大感服三月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魯詣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魯為贐魯不受以還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

燔往復議事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
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
尔何敢尔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
言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
勿以為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
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
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
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為福人且問曰汝亦
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讒曾受安南
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貴臣
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
白金一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
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厲風俗河南行省
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戶
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戶請禁莫夜鞠囚游街酷刑
朝廷是之著為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
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
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雲南行省參知
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
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營葬十年召為中

書參議守預燕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
為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四
年以疾辭歸勅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
曾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
致仕不允復起為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會
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京
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誦賓客惟日以書史
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墜
于廟后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
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
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
亟稱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
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
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
報遂辭職歸其鄉既而起為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
約以言去敏中亦門無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
無罪而殺之則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既為同僚
又為交交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出為燕南肅政廉

訪副使入為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一燕國子祭酒
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
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繩以法錦州雨水為
災輒發廩振之除東平路總管擢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九年召為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
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
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姦臣希中旨
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
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替善仍商議
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俄改治書侍御史出為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
慰使遂為翰林學士敏中嘗謂公卿集議弭災之道
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
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撥今
右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為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于
色中夜歎息至淚濕枕席為文辭理備辭明有中養
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
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

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
 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為
 從事丞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書除禮部
 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
 修史事時丞相朵哥術參政郭佑為中丞時奏誅右
 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寬按治成都
 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
 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
 表裏六奏殺之上不能約以龍西也遂請立行臺
 陝西行臺之出師河間飢民均粟有万全活甚眾三
 十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即位言二十
 二年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
 後朵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鄧貢獻詢利病利
 農以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
 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
 行省一責成於六部調兵部郎中改禮部郎中請行
 贈謚之典以旌忠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
 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而行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
 誥同修國史奏詔賑京畿亢道飢民發米五十萬石

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言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
賑之中言用其言民獲以甦高麗王昨年老傳國子
諷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諛朝京師潛使人賂
用事者留諛不遣昭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歛淫刑國
人群怨于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
奏屬約讎隱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
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
地耶昨感泣謝曰臣年耄聽信儉邪是以致此今聞
命矣願奉表自雪且請子諫還國

使言台翼日約逮捕覆按真罪所一

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為相俾更弊政罷非
道水驛十三免耽羅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
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
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闕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
者七十二人釋無罪有八十六人平反吳得誠冤嫁
良家入倡女十人杖流元旦帝刀闌入殿庭者八十
人因議闖毆殺人者且減死一等著為令又以浙民
於行省南臺互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十日而
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以錄前功大德十一
年仁宗至自懷州肅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王

阿難谷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為變命刑曹按責其
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榜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
宗嘗寧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
庫官吏獲免監察御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
濕約謂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
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
人探弓矢追之弟發大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
約慮曰曰兄之奴即弟之奴况殺之有故立釋之遷
禮部尚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
之徵皆從之京氏王氏仕江南而後有遺腹子其
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
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
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柴
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既得己子張出為僧柴之子
又歿僧乃訟家產詔約詰之約問曰汝出家既分承
汝師衣鉢又何為得柴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柴氏
應後者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尊號及無皇后凡與
禮儀注約悉總之如制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
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
即日還上京初安西王討於秦既以謀逆誅國除版

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宮官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復召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諸官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仁宗止之孺善哥三家令薛居敬一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洪範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文事可乎遂止薦翰林學士李謙爲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祠于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而賜厚帶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不名諭

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又謂中丞李綱曰
在誓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仁
宗西園觀魚鮓戲有旨取繒帛賜之約入遙見問曰
汝何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
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
欲用陰陽家言即位光天殿即東宮也約言於太保
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即位於大
明殿中書奏約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
南行省右丞約陛辭帝賜卮酒及弓矢先是至大間
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汜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
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
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緣爲奸田猶未給約
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
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
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以方詔
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
丞相卜憐言台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悅遂
徧行天下高陽李木魯翀以書謁約大奇之即署爲
郡學正既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皇慶
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亦省王右丞可即召之約以

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
贈謚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懇閱書
臣不宜父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建議行封贈禁服
色與科舉皆著為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
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
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
用皆除擢有差辨奏故左丞竇履有遺腹子棄外宜
收養歸宗為竇氏後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
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
至衛輝有殿母竇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
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赦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
訐其弟殿誚者讞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
日良信乃立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
賜酒帝謂左右曰人言彥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
強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
戒之曰彥博非汝友宜師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即位
帖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
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起約復拜集
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祿居家每日一至中
書省議事至之政多所參酌又嘗奉詔與中書省

宣及他舊臣條定國初以來符令名曰大元通制頒
行天下朝廷議罷在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
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
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擾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
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
之圖公像歸祠而重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泰定
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第八刺張益等八十五人始
置乙科負額至二十五人天曆元年文宗踐祚約入

大明發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
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節備極所入

如父歲時朔望携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
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為矜式至順四年二月己酉
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徽政
院臣臨弔致奠勅中書省以下賻贈有差是月庚申
葬城西岡子原約平生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
四卷潛丘藁三十卷行于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秘書
監著作郎

王結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述勤以質子軍從太祖

西征娶阿魯渾氏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
結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
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
章皆悉矣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
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
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
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
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
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
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日陳
于前仁宗嘉納為武宗即位以仁宗為皇太子大德
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為典牧太監階太中大
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致
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即位遷
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
弟長戢奸禁暴悉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巨鹿
沙河有唐魏徵宗璟墓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
旨以厲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江東廉
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
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為寺門以泄之

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為丞相結言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借奢借則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肴則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存臻宜修政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

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價翔湧結請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拜刑部尚書天曆元年文宗即位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寶北迓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劍寶置加大結曰此寶當傳諸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人手死而籍其妻孥賞

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請誅日甚遂罷政又命爲
集賢持讀學士丁內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
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與張起巖歐陽玄修泰定天曆兩朝實錄拜中書
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臺已而殿災結言
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獲之
結極陳其不可先時有罪者此人則徙廣海南人則
徙洛京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
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
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
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
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
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瑄曰王結非聖
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晚寔
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言
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四年五月詔贈資
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
原郡公謚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衛

宋衛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

衛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
十有五年趙璧經略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
擢翰林修撰李壇畔壁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
年大兵守襄陽壁行元帥府事衛皆從焉軍事多所
咨訪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溫諱
遣國王頑童哥暨壁將兵討之以衛為行省負外部
持詔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
段授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為太常少
卿屬省官制行無領藉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老目德
召見應對辭大慝春省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履
以善為多十八年除祕書監十九年江西分地當署
郡三守今皆命衛銓舉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衛
為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二十三年
卒有短山集十卷行于世

張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
受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
安府都稅院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本朝至元二
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
二十八年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

帝前者遣使召問明年入見帝問元官風憲鹽筴楮幣皆當持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獄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旨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列傳卷第六十六

元史一百六十五

賀勝字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廉小字伯顏以小字

賀勝

賀勝

行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報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則參乘與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旨餘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

前勝立侍不動乃頽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
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鹿
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
前後至若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
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正
品服廬世禁桑哥秉政勢熾熏灼勝父仁傑留守土
部不肯為之下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
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
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九
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賈抑豪
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
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光
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
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
虎賁以貨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
曲強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糶
倉廩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
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

德之為立相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闕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歐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莽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為直勝素惡鐵木迭兒貪暴居同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朵兒只楊朵兒只以語監察御史王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為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

英宗即位在諫閣中鐵木迭兒復出相位乃擢楊朵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于屍傍其哀恭定初詔雪其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謚忠宣子二人惟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脩國史惟賢大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

楊朵兒只

揚朵兒只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
語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
未從遷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朵兒只與
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剌哈孫定議迎武宗于
北藩仁宗還京師朵兒只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
嘉賴孟親錄功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
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
衆敬憚之舍兒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
事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
人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

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
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朵兒只曰為政而尚殺非帝
玉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服帝他日與
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朵兒只為第一帝
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
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朵兒
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
廢銅錢實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
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鮮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
徽副使御史請遷為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

持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
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朵兒
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剛遠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
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朵兒只為侍御
史帝宴間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
為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怒者因共譖
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
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朵
兒只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得職權
臣匿其奸莫不聞朵兒只劾而杖之幹來媿死御史

納璘言事忤旨帝怒臣測朵兒只救之一日臣八九
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
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
困納璘朵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
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則是為戒不肯復言
矣帝不允後勢日帝讀貞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顧
謂曰魏徵言之遠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
太宗不聽徵讜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
當赦之以歲爾直名也有上書論窮政闕失而觸宰相
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朵兒只曰詔書云言讜不當

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景諫之臣亦負其職矣
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崇祿大夫以獎
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譏王爵贈先世或謂朶
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朶兒只曰家世寒
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得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
以風厲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
大學士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
宗崩皇太后在輿聖宮鐵木迭兒爲丞相諭月仁宗
即位因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徽政近臣
復得入相倚勢貪虐刑職愈其中外切齒群臣不知
所爲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
稍牽制之朶兒只自倚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
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
使大奴脅留守貢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
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一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曰
言大奴所于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訕
得解去朶兒只庶得其所受弼莊鉅萬萬大奴猶數
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釐真又獲
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述匿
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襲人鐵

本迭兒終不能得朵兒只達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
旨及朵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
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
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帝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
只爲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
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
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害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
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
召蕭拜住朵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
大夫禿忒哈雅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朵兒只

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
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
成其獄朵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
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
執朵兒只載諸園門之外與蕭拜住俱死是日風
沙晦冥郡人恂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
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旣成毫髮之怨
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
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
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瑄中書參議回回皆稱

蕭楊等死其寃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
 廷拜平章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
 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
 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寃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愍及兒只死時權
 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
 子不花

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
 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
 難益自勵節為學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

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
 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劊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
 何劊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
 民饑先捐已貲以賑請未得命即歿公廩繼之民遂
 賴不死天曆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
 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
 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
 與於民汝等既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為民死
 爾不妄殺也陣潰遂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
 死吾縱為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

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嘉
壽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醜奴有膂力善騎射識
見明敏仕金為右北口屯戍千戶歲庚午國兵南下
金將招塔必舍遣醜奴於暮夜替領兵三千人力戰
不克矢中其胸遂開關遣使納降太祖命醜奴襲
登必合追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
及昌平紅螺平頂諸砦又兩敗金兵於邦君甸授
一萬擢檀順昌平萬戶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

後追封順國公謚忠毅弟老瓦始以楊城漁寨來降
為醜奴弟充質子多立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
水柵未下陰誘湯河川人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
醜奴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戶至元十一年從丞相
伯顏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順國公謚武
定青山子哈刺帖木兒少事裕宗於東宮典宿衛仕
為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謚康惠拜住乃哈刺帖木兒
之子也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為禮部郎
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

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詣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
揮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
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
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
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
宗即位起復為中書左司郎中出為河間路總管召
為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
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
除典瑞院使起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
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怨拜住在省中

制其所為又發其姦賊專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
并前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
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
之若果無冤誅之未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朶
兒只及鐵木迭兒傳恭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
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愍拜住之死有吳
伯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其年三月三日丙申
 帝崩於行宮年五十四
 諡曰憲宗
 葬於起復陵
 其子吉剌八剌繼位
 年二十一
 諡曰武宗
 葬於起復陵
 其年三月三日丙申
 帝崩於行宮年五十四
 諡曰憲宗
 葬於起復陵
 其子吉剌八剌繼位
 年二十一
 諡曰武宗
 葬於起復陵

50811-84

